

留東外史五



留東外史第五集目錄

第七十三章 談故事烏龜化龍

慘離情病鸞別鳳

第七十四章 咬指頭蘇仲武自殺

厚臉皮周正勳報仇

第七十五章 濫情人回心思結局

可憐兒含悲歸故鄉

第七十六章 吳監督演說發奇談

楊長子雅游預定約

第七十七章 覩物思人蘇仲武做詩

逢場作戲楊長子吊膀

第七十八章 欠債還錢朱正章失望

挾妓飲酒平十郎開葦

第七十九章 平十郎帶病回鄉

楊長子坐懷不亂

第八十章 步芳塵權作跟班

闖桃源居然寄宿

第八十一章 洩秘密老黃洗澡

大決裂圓子撕衣

第八十二章 老福田演說社會學

黃文漢移情少女花

第八十三章 深心人媚語騙口供

急色兒濫情露底裏

第八十四章 圓子將禽獸比人

羅福畫烏龜戲友

- | | | |
|-------|----------|----------|
| 第八十五章 | 打英雌羅福怪吃醋 | 瞰良人圓子真變心 |
| 第八十六章 | 利用品暫借李鐵民 | 反攻計氣煞黃文漢 |
| 第八十七章 | 忍氣吞聲老黃陪禮 | 欲擒故縱圓子放刁 |
| 第八十八章 | 傻黨人固窮受惡氣 | 俏女士演說發嬌音 |
| 第八十九章 | 看電影戲圓子失蹤 | 讀留別書老黃發極 |
| 第九十章 | 往事思量悔其何及 | 全書結束意餘於言 |

不肖生著
跛子批點

第七十三章 談故事烏龜化龍 慘離情病鸞別鳳

話說黃文漢走到蘇仲武家裏。蘇仲武迎着問道：你交字給他。他看了，說些甚麼。黃文漢且不答話，將外套脫了，從懷中抽出那個信封來，往蘇仲武面前一擲道：還有他來看你的字。他去見閻王，祇隔一層紙了。老黃忽然輕事重報起來，想是

悶了一肚皮的氣，借此發洩發洩。蘇仲武大驚失色道：他的病又利害了。嗎？黃文漢道：祇差死了。我也沒進房去看圖子，不教我進去說他。從我們出來之後，受了他母親幾句話，急得他一陣肚子痛，登時小產了。此刻還在那裏發血，昏長，說非常危險。他母親一氣一個死。現在也躺在床上，咬牙切齒的，也不知他恨那個。蘇仲武連連跌脚道：那一定是恨我了。恨誰？不恨你。但是我也不怕他。恨我去看看他要打他要罵，都由他。這三個字，這三個字，這三個字。可憐他和我如膠似漆的幾十天，於今被我害得他這樣，就是他母親架着把刀在那裏我也得去看看。這三個字，這三個字，這三個字。是自然要去，就是我也不能因春子恨就不去。可憐無可奈何，語不過此。刻去有院長在房裏聽了，不像樣。我們再等一會同去，就是蘇仲武點頭道：他若萬一有差錯，我也決不一個人活在世上。黃文漢道：獸子，你不必這般着急。他小產了，倒是他的幸事，帶着肚子回到愛知縣去，算是甚麼。可見得梅子小產也可死，生有命不該死的，決不會是這樣死，就是死了，莫說他還不是你正式妻室，便是你正式妻室也祇聽說丈夫死了，老婆殉節從沒有聽說老婆死。

第七十三章 談故事烏龜化龍 慘離情病驚別風

二

了丈夫殉義的。此亦人生習慣上種種不平等的事。你把這死字看得太容易了。你父母養你送你到日本來讀書是教你這們死的嗎？這話說得太遲了早知此幾何不當初不許小蘇入銷魂獄呢蘇仲武歎道。我也知道是這般想。但是計利害太清楚了。照你說來人生除了病

死就沒有可死的事了。我此刻的心理覺得死了快活與其活着受罪不如死了乾淨。他若果真死了。我就不自殺。你看我可能活得長久。靠不住我自從和他做一塊兒住。我的性情舉動完全變了一個人。時常想起我平生

所遇的女子實在也不少。沒一個能牽我的心的。我和他們混的時候。不過覺着有這們回事罷了。惟有他一見面就牢牢的釘在心上似的一時也丟不掉。直到於今沒時沒刻我這心不是在他影子裏顛倒同住的時候。我

就是有事要出外訪個朋友。總是上午捱下午。下午推夜間。夜間更不願意出外。第二日實在不能再捱才匆匆忙忙的跑一趟。在人家喝一杯茶的時候。都很少。我從來並不歡喜說話和女人。更是沒得話說。祇和他不知是

那裏來的話。那們多。夜間直說到兩三點鐘。一邊朦朧着。答不上話來。才能我也時常對他說。我們太親密了。恐怕不祥。世界上沒有這般圓滿的事。他說他並不覺着十分親密。他還有親密的心事。沒有用盡似的。個非

中人道不出。他是這樣說。我登時也覺得待他的心還十分滿足。忽然生出一種極奇怪的心理。來極希望他待我不好。我每天還是這樣待他。以表示我對他的心思。後來愈想愈奇。希望他瞎一隻眼睛。或爛掉一隻鼻子。人

見了害怕。我還是這樣待他。以表示我愛他是真心。不是貪他的顏色。男女之際當其情慾纏綿時確有此種想頭。那曉得還不到兩個月。這些事都成了我傷心的陳迹。惟其傷心也回想時信覺有味。如果長年永月。你看着我以後觸物傷情。這淒涼的日月如何過法。我於今二十多歲的人以後的光陰長得很有了。這種影子在腦筋裏面以後還有鼓得起

興的日子。囑黃文漢聽了也覺淒然。歎息說道：你精神上受的痛苦，不待說是受得很深。但是此刻正在鋒頭上，還不能爲準。你年內回家去一趟，享享家人團聚之樂。每日和親戚故舊來往，也可扯淡許多心事。明年二三月再來日本，包管你一點影子也沒有了。蘇仲武祇管搖頭道：這影子我畢生也不能忘掉。我於今設想將來，就是有個玉天仙來和我要好，我有了梅子的影子，在腦筋裏，我也不得動心。只怕說得黃文漢道：果能是這樣，倒是你不可及處。這般說我老黃是做不到。我爲人生來祇有見面情的。在一塊的時候，混得如火一般熱，都能做得到分手後，我腦子裏就一點感覺也沒有了。祇要不再見面，我總能不再想念他。一見面就壞了。圓子對我，不錯他也知道我的性格，不肯和我離開。蘇仲武道：你將來帶他回中國去麼？黃文漢道：到那時再說。我暑假的時候，就打算回去的。因結識了他，你又要我替你辦梅子的事，就耽擱下來了。此刻回去，橫豎沒有可幹的事，說不定還要受亂黨兩個字的嫌疑。在這裏有一名公費，供養着一年，再貼補幾個進去，也就足夠敷衍的了。圓子也十分可憐。他父親在日，誰能說他不是官家小姐？及至遇人不淑，不得已犧牲他千金之體，來營皮肉生涯，過了我，他歡喜得如危舟遇片。我若丟了他，他便是一舉目無親，不能不重理舊業。也是一樁慘事了。若帶他回中國去罷，我的家境你是知道的。那一點祖遺的田地，有父母妻室兒女，不能不靠他供養。想抽一點出來供給我，是不行的。我歸國不可一日無事。於今是這樣的政府，我犯着在他們這班忘八龜子手下，去討飯吃。忘八龜子手下前日郭子蘭畢業歸國，我還很替他躊躇。他若是公費，我無論如何也要留住他。等等時機，蘇仲武道：你將來萬不可丟圓子帶回去。是你一個很好的內助。模樣固是不錯，就是門第也不辱沒你。黃文漢笑道：和我

第七十三章 談故事烏龜化龍 慘離情病鸞別鳳

四

講甚麼門第。我又不是忘八龜子出身和人講甚麼門第。越忘八龜子越會講門第我的怪脾氣。越是圓子。這樣營皮肉生涯。出身。我越看得他重。蘇仲武笑道。你這話。却未免矯枉過正了。黃文漢搖頭道。不然。越是這樣營皮肉生涯。出身的人。閱歷得人多。他祇要真心嫁。這個人決不會給綠帽子。你戴。確切之至。但是當妓女的。像中國於今這班做官的人。真心狠難得捉摸呢。人家小姐舊式家庭的。還知道顧些面子。姘姘馬夫小子罷了。新式家庭的。簡直可以毫無忌憚。和野男人在大庭廣衆之中握手接吻。說是行西洋的禮節。自家男人翻着眼睛看了。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所謂當光眼忘八是也即如楊議長的女兒。近來那一夜不穿着西洋裝。打扮得嬌滴滴的。在錦輝館帝國劇場吊膀子。吊上了。就到旅館裏去睡一點。也不客氣。蘇仲武道。他家裏就沒人說話嗎。黃文漢笑道。他家裏誰有說話的資格。四十歲以內的。誰不會上過旅館。只除非大門外的。石獅子才乾淨。楊小姐在北京的時候。和楊議長的姨太太在中央公園吊膀子。被楊議長的令弟楊督軍看見了。如此長短的對議長說。議長聽了。登時氣沖牛斗。親自出馬。到中央公園拿奸。拿了回來。將姨太太痛打了一頓。拘禁起來。小姐不服打。議長更怒不可遏。說這種賤東西。要他做甚麼。立時驅逐出來。不許再回家。此謂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楊小姐就趁此在外面追歡取樂。求之還是他令叔楊督軍看不過意。設法收了回來。這都是我湖北的出色人物。正應了湖北一句俗話。烏龜化龍不得脫壳。楊議長也就是這壳脫不掉。若是早說了壳。離萬難才巴結上一名國務員呢。你去講門第呢。楊家的門第還不算高嗎。還有廣東蔡次長的妹子。生得如花似玉。嫁得四川姓毛的他嫌丈夫不中用。一定是丈夫沒得丈夫氣不許丈夫進房。每日裝飾得玉天仙一般。在上海逗得那些青年子弟。顛顛倒倒。他一出來。和狗婆子走草一樣。後面總跟着一大堆油頭滑腦的東西。他便擇肥而噬。也是一點

忌憚也沒有他家的門第，還不高嗎？於今中國的官僚像楊、蔡兩家的一百家中，敢說一句有九十八家是不乾不淨的。這兩家必是正太太上了年紀，沒有小姐，沒有姨太太，不過其中有掩飾得周密的外人，不知道罷了。這話未免你想他們男子做官盡幹的是冤枉事，弄的是冤枉錢，不拿姨太太小姐來報答這些人，還有天理嗎？太傷忠厚，你想他們男子做官盡幹的是冤枉事，弄的是冤枉錢，不拿姨太太小姐來報答這些人，還有天理嗎？這話倒還大快人心。便是說得蘇仲武大笑起來。黃文漢笑道：「我祇說說做官人家的姨太太小姐就扯淡了，你許錯譯上香粉地獄的宗旨。」

說得多心事，難怪那些人專一尋做官人家的姨太太小姐開心。你將來歸國去了，少不得做官的帽子，又要染幾頂。蘇仲武聽了，又觸動了心事，低頭半晌說道：「我們此刻可去病院了。你看四點多鐘了。」黃文漢看壁上的鐘，果是四點一刻，即起身推開窗子一看，不禁叫了聲「哎呀」，雪下尺來深了。窗戶一開，蘇仲武覺得寒冷，起身看了看雪，正手掌般大一塊一塊的，祇下連忙，教黃文漢推開窗戶，換了洋服，從箱子裏拿出貂皮外套來披上，又罩上雨衣，戴了暖帽，加上圍襟，在箱子裏尋皮手套。尋手套不是閒筆，是爲後文與梅子握手地步。尋了一氣，尋不着，黃文漢等得不耐煩了，說道：「那裏就會冷死了。你們闊人真麻煩，我不帶手套也還是熱烘烘的。」手蘇仲武知道黃文漢的脾氣，歡喜說牢騷話，便關了箱子，道：「不尋了，不尋了，就光着手去罷。」黃文漢轉身就往外出，走套上靴子，站在門外等。蘇仲武穿了靴子出來，二人冒雪向順天堂來，走到病室門口，黃文漢輕輕在門上敲了一下，看護婦開門出來。黃文漢悄悄的問病人怎樣了，看護婦點點頭，道：「此刻寧貼了許多，大約不妨事了。」蘇仲武可要念一聲佛。黃文漢舉着拇指，對看護婦輕輕的道：「這個人睡着沒有？」看護婦笑着搖頭。蘇仲武急於要見梅子，在背後推黃文漢進去。黃文漢進房，就聞得一種血腥氣，祇見春子坐在梅子床邊，梅子仰面睡在床上，面如白紙一般，比吐血的時候還難看。圓子靠着梅

子的床柱坐了。低頭想甚麼似的。見黃文漢同蘇仲武進來。忙起身接外套。示意教二人不要高聲驚醒梅子。黃蘇二人就春子的床邊坐下。春子望了二人一眼。掉過臉去。不做聲。面上表現一種極不歡迎的樣子。如情形蘇仲武忍不住。輕輕走到梅子床邊。低頭看梅子一腦青絲亂堆在枕上。臉上也蓬蓬的覆了幾根眼。眼消瘦得陷落下去。合不攏來。雖然睡着。那眼皮仍張開一線。看見睡人在裏面動一望就知道是有痛苦睡不安穩的樣子。細嘴唇枯白。得和臉色一樣。不是還有一絲氣息。誰也要說是已經去世的人了。蘇仲武心酸難禁。眼淚撲簌簌的掉下來。十分想放聲痛哭一場。又怕驚動了他。反為不好。揩了淚。極力的忍住。可煞作怪。梅子合上眼。半日不會開。蘇仲武祇在旁邊站了一分多鐘。梅子好像知道似的。慢慢的將眼睛睜開。轉過臉朝蘇仲武望着。將頭搖了一搖。含着一泡眼淚。發出極微細的聲音。說道：「你好生保重罷。我是不能再和你好了。我常用的東西在你那裏不少。你都留着作紀念罷。這房裏髒得很。不要在這裏久坐回去罷。以後也不必來了。我大約也捱不了幾日。我實在捨不得。就是這樣死生成了。是這樣的沒有法子。」梅子說時。自己也把不住流淚。圓子春子蘇仲武更是嗚咽得轉不過氣來。連黃文漢看護婦都流淚不止。蘇仲武強止住啼哭。說道：「你祇管安心調養。院長已說了不妨事。你萬一有個不好。我的罪更重了。我一條命為你死了。不算甚麼。母親後半世沒了你。如何過活。你的病完全是急出來的。你祇想想你這身子關係多大。」只好作慰辭之言。梅子道：「我都知道了。你去罷。說時儘力從被裏伸出。手來給蘇仲武握。」蘇仲武忙道：「我的手冷莫侵了你。不好。」梅子不依。蘇仲武祇得呵了呵。握了梅子的手。梅子緊緊捏了一把。抽咽起來。從此終天別矣。春子急得在旁邊跌脚。梅子將手一鬆。道：「你去罷。說完將手縮入被裏。裏掉過臉。仍

仰面合眼。睡着蘇仲武。此時如失了魂魄。站在床邊。不知道轉動。圓子低聲向黃文漢道：「你還是送他回去。以後不必來看也好。他這病是不能再加症候了。」黃文漢點頭。圓子拿外套替黃文漢披上。看護婦拿外套給蘇仲武披了。幾下。蘇仲武的魂靈才入殼。也不做聲。披上外套。拿起圍襟。婆娑的開了房門。就往外走。

從此不復見梅子矣。怨成。

就得遲恨分去得疾。此恨綿綿無盡期。

黃文漢跟出來。追上去替他揩了眼淚。問他還是家去。還是上館子去吃的東西。蘇仲武也不答話。逕往家中走。黃文漢跟在後面。也覺得很傷感。蘇仲武走到家中。將衣服脫下來。也不折疊。一件件往房角上擱。從櫃裏扯出鋪蓋來。胡亂鋪了。納倒頭睡着。掩面痛哭起來。黃文漢知道勸慰無效。一時心中也沒話可勸。連外套坐在鋪旁。望着他哭。蘇仲武越哭越傷心。哭一會又停住。嘴拖着黃文漢說：「梅子如何好如何好。說到傷心之處。又哭。」黃文漢心想：「我在這裏。他有人訴說。自然越說越傷心。我不在這裏。他一個人哭一會。必然哭倦起來。或者會睡着。我此刻正肚子餓了。且去吃點東西。再來看他。豈不甚好想罷。」也勸了蘇仲武幾句。說去吃點東西。再來。蘇仲武也不挽留。黃文漢去了。蘇仲武又哭了一會。果然哭倦了。朦朧睡去。彷彿梅子亂髮蓬鬆的從外面走來。望着他笑。夢中的蘇仲武倒忘記梅子病了。問他爲甚麼頭也不梳。這樣亂蓬蓬的。就在外面走。梅子笑答道：「你還問我。我也不知道爲甚麼。」蘇仲武在夢中正自疑訝。梅子忽然不見了。彷彿又到了日光在那旅館池子裏。看見梅子靠着廊簷柱子站着。在那裏掠髮。蘇仲武想走攏去。一提脚便踏入池子裏面。撲冬一聲。全身跌下去。了急得喊了聲。哎呀。驚醒轉來看。外套洋服。摺了一房。一個冷侵侵的電燈發出白光來。連房子都像浸在水裏。

凄然有鬼氣。

揉了揉眼睛。歎道：「這樣淒涼的景況。我如何過得來。他的病醫生雖說不妨事。我看那情形是萬無生理。」

縱然如天之福，留得一條性命。他已經有了人家，也不是我的人了。並且他和我那樣的情分，也不見得肯嫁。旁
人十九要憂傷死了。總之他不嫁。旁人就是死兩個消息，我聽了，都不能堪。我想我以後沒有他，決沒有他。這
樣的人來嫁我，填補我這缺恨。我還有甚麼幸福在後面？可以希望嗎？倒不如趁這時候死了。他得了我的死信，
就不死也要急死。我和他兩人在陰世還怕不得見面嗎？這世不能作夫婦，來世是一定可以團圓的。著迷的人自然有此想頭
其如事實做不到何蘇仲武這般一想，果是死的好。但是當如何個死法？跳火車罷？覺得太慘。用刀自殺罷？又怕手軟，殺不死。
反要進醫院醫傷，服砒霜罷？藥店裏沒有醫生的證書，必不肯賣。想來想去，要死容易，尋死的法子實在沒有。好只
不死罷坐起來，又想了一想，喜道有了。我記得前回新聞上載了段故事，說一個日本人，因傷寒服安知必林散，服
得太多，中毒死了。這樣看來，安知必林散裏面必含有毒質。我何不買些來，若怕毒性發得不快，再喝上幾杯酒，
一定不要一點鐘就完了事。想罷，心中異常高興，跳起來，連忙穿衣服，披外套，戴暖帽，圍領襟，出房穿靴子。此時
外面的雪已住了，電光雪光照耀得如銀世界一般。煞是好看。蘇仲武要尋死的人，也無心玩景。三步作兩步的
跑到猿樂町一家藥店裏，買了十包安知必林散。又到春日館料理店內，買了一瓶牛莊高粱酒，提回家中。將安
知必林散一包，一包打開，和做一塊兒，足足有一酒杯，拿起來想往口裏倒。一想，我既要情死，何能不留一封絕
命書，使人家知道我是爲甚麼事自殺的呢？並且家中父母俱全，受了一場養育之恩，也不能不將我自殺的原
由說出來，使兩個老人家知道。我這死是出於萬不得已，不是那些不孝子孫輕生不顧父母的可比。不是輕生，倒
蘇仲武想着不錯，便仍將安知必林散放在桌上，坐下來，揭開墨盒蓋，拿了幾張信紙，吮了筆，正要寫。忽又想絕

命書就用這樣普通墨寫了。不覺哀痛必得用血書才好。我橫豎要死了，留着這些血在這裏，有甚麼用？等我咬破指頭，取半杯血出來，再寫不遲。左想右想還是想不死的好這筆也不能用，遂又起身，尋了一枝新筆，拿了一個小茶杯來，盛血從容坐下來，想右手咬痛了，不好寫字，咬左手罷。將左手就電燈下反覆看了一遍，看點點頭道：「小指頭小指頭，我還沒有自殺，請你先與我脫離關係，借你一點血來，表明我的心迹，說着將小指頭往口裏一送，閉着眼睛，用力一咬，不知咬下來怎樣，且俟下章再寫。」

評

我對於現在的人所謂男女間之愛情，有一種非常鄙薄的觀念。我所以說愛情兩個字，沒有獨立的資格。又說人生沒有真的愛情，於今世界上許多人所說的愛情，不是屬於美的感觸，便是屬於慾的希望。其實美的感觸，今之人決不能承認其為男女之愛情。然則今之人之所謂愛情，無非希望遂其個人之肉慾而已。

我以為愛情兩個字，無非是美的感觸。比方名山勝水，好花嘉樹，清風明月，凡人對於他都有美的觀念，就都有愛戀之情。所以愛情二字，不能專屬於男女一方面。若要屬之於男女一方面，時也無非是一時的感觸，不能作為永久的心理。若是男女之間要有永久的和好，決不是一時感觸的愛情所能維持下去的。必然別有所拘束，別有所顧忌，別有所貪圖，別有所維繫，所以我敢決定男女間可以永久和好的，只有正當的夫婦。其餘不正當的苟合，決不能永久。儘管夫婦間有不能和好的，然而苟合的男女，無論如何和好，總

第七十三章 談故事烏龜化龍 慘離情病鸞別鳳

十

之不能夠專拿愛情兩個字同在一塊兒過一生一世。

現在的社會雖然將近要到寡廉鮮恥的地步然而簡直的在大廷廣衆之中自己承認自己不要臉總還有些做不到所以苟合的男女社會上總還要罵說是不不要臉的事這種制裁的力量就不能不教這班男女要存一個瞞人的心思這班男女雖然極力的拿愛情兩個字做招牌總是遮掩不過去的何況他們所說的愛情兩個字專是借來裝幌子用無非是要逞獸慾而已那裏還可以算得真正的愛情。

愛情是流動的不是固定的今日對甲明日對乙無不可以有愛情這心裏就變了當面說愛情背後忘記了晚上說愛情早上忘記了這心理的變幻就不可窮詰了請問諸公這愛情靠得住嗎何況金錢之引誘勢力之壓迫事實之阻格一時間便是張珙的補過學說來了一時間又是曹操的算我負人的學說來了請問諸公這愛情還算得是真的嗎。

總而言之愛情若是好名詞苟合的男女便不配說愛情若不是好名詞不是苟合的男女就不必說日本對於娼妓謂之曰淫賣婦我狠佩服他下字下得確切諸公若是要顧恤愛情兩個字時就得寶惜這兩個字不准苟合的男女用另外取出好淫兩個字給他們用。

小蘇與梅子苟合的男女也此一回寫他們最後之別何嘗不纏綿盡致然而我看起來總不像是真正的愛情所以發此一篇議論至於楊小姐之養漢乃是做官的家風一來是他父親造了孽二來也是他自己飽煖思淫有錢的人家應該有的更够不上說愛情了。

第七十四章 咬指頭蘇仲武自殺 厚臉皮周正勳報仇

話說蘇仲武決心自殺。想咬下小指頭來寫血書。緊閉雙眼。將小指頭往口裏一送。下死勁。一口咬下。祇痛得
 哎呀一聲。何苦來死連忙縮手。以為小指頭必咬到口裏了。一看。那曾咬斷祇深深的印了兩道齒痕。倒痛得那小指
 頭祇管亂動。呆呆的看了一會。打算再咬他一下。看是如何。又將小指頭送到口裏去。那小指頭可是作怪。受了一
 次痛苦。知道進去不妙。抵死也不肯再挨牙齒。一下。那牙齒也像和小指頭打了商量的。抵死也不肯咬下。
 來兩下相持了一會。妙語解頤還是蘇仲武自己見幾。往古來今保身之明。習皆有此轉念矣。暗暗想道。既他們兩下都與我作難。這血書
 多管是寫不成了。他心中這般一想。那小指頭便乘勢退下來。蘇仲武見他受了創。倒痛心。不過用右手替他
 揉了一會。舉眼看見那包安知必林散。電光照得和白雪一般。一星星的發出光來。閃爍不定。心想這發光的東
 西。難道就是毒質嗎。我從來不會吃過這東西。不知可難下口。且嘗一點。看使用舌尖。舔了一點。登時覺得便是
 毒藥。入了口。一般。蹙緊雙眉。嚥了嚥口。略略有點鹹味。連忙向火爐裏吐了一口涎。搖搖頭道。這不是自殺的東
 西。裏面縱有毒質。必也含得不多。吃得不多。不死不活。倒是不好。萬一自殺時弄得不死不活。才有意思。哪報上死的那人。一定是有病。服多
 了。安知必林散。藥不對證。算是中毒死的。我於今一點病也沒有。服了這些下去。再加上幾杯酒。死是靠不住。毛
 病是免不了。要弄出來的。所謂吃了藥就會生病的。其斯之謂歟。我於今出了毛病。才更是苦惱。他在醫院裏病着。老黃和圓子得去照
 應。倘若我也病下來。不教他們兩人顧此失彼嗎。天又下雪。路上往來都。不容易。並且他們二人若是知道。我這
 病的來由。不特要笑話我。一定還要埋怨我。為我的事。已經害得他們兩人。勞神費力。圓子更是從他進醫院以

第七十四章 咬指頭蘇仲武自殺 厚臉皮周正勳報仇

十二

來一個多月沒有好生睡一覺。我再弄出毛病來，連累他們於心實在也有些過不去。這一想更是自殺的事放緩一步。幸有此再三的轉念才免了死卻一個美貌青年我命不該死就自殺也是枉然。若是該死的今晚的小指頭就咬下來了一個小指頭都咬不下，還說甚麼自殺索性把這安知必林散傾了，免得老黃來看，了疑心。老黃白天裏對我說的話也不錯。我家中幾房共我一個，還不會娶妻生子，又放着幾十萬財產，我一死不打緊，眼見得父母也都活不成。父母養育我一場，沒有享我一點好處，還是這樣的使他兩老人家着急，如何要得。早知如何以又幸而沒將小指頭咬下來，有工夫給我後悔。若剛才一下竟咬了下來，必然一鼓作氣悲悲切切的把絕命書寫好，見不得不見得。如果真咬下了指頭，一定痛得利害。一口將這安知必林散吃下去，再咕嚕咕嚕喝幾杯酒，往被臥裏一鑽，大約是起初一陣難過，接連一陣腹痛，傲天之幸從此大病一場，說不定三年五載精神還不得復原。而小指頭已經破了，相若不幸真像報紙上載的那人一樣，那我就真做成一個萬世罪人了。看起來凡事都不可魯莽。罷罷這東西留在這裏不祥，你的顏色和雪差不多，請你和雪做一塊兒去罷。遂起身拿了那包安知必林散推開窗戶，往後面園裏一傾，一陣冷風從窗隙裏鑽了進來，吹得蘇仲武打了一個寒噤。又怕痛又怕冷，那裏像是自縊的連忙將窗戶關好，回身倒了一杯牛庄高粱酒，靠火爐坐着悶悶的喝，喝得有些醉意，解衣睡覺。且將這邊放下，再說黃文漢離了蘇仲武的家，想到中華第一樓去吃點酒菜，才走到中華第一樓門口，見迎面來了一乘馬車，也在中華第一樓門口停了。黃文漢心想，這樣雪天，他們富貴人為何不在家中安享，要坐馬車跑到這裏來吃東西。窮人想在家裏坐不安穩，以有錢可用，不用必難過得很也。且等他們下車，看是幾個甚麼樣的人。祇見馬夫跳下來，將車門開了一

個二十多歲的俊俏後生。穿着一件獺皮領袖的外套。先跳下車來。站在車門旁邊。接連一個二十來歲的日本裝女子。舉步下車。那俊俏男子連忙用手攙住。那女子也就大方用手扶住男子的肩膀。從容下來。看那女子衣服穿得十分漂亮。手上帶一個鑽戒。看他的態度。很像一個大家的閨女。通身看不出粗野的破綻來。容貌雖不十分美麗。却也很過得去。黃文漢倒很詫異。暗想中國留學生。能在日本娶這種女子。也算是很難得的了。自然要娶

很難要論。那女子下車之後。又下來一個二十多歲男子。穿一身和服。披一件青呢斗篷。黃文漢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張全。更吃了一驚。出乎老黃意料之外也連忙走過去打招呼。張全也走過來握手。黃文漢問張全道。這兩位是誰。張全笑道。你也是來這裏吃料理的嗎。我們一塊兒去吃。好慢慢的和你說話。說時用嘴對那俊俏男子努了努道。他是我的同鄉。姓周名正勳。周正勳見黃文漢儀表很好。甚矣人之不可以不有儀表也。交朋友用膀子都有用處。不知道是甚麼人。聽見張全和他紹介。連忙脫下帽子。向黃文漢點頭。黃文漢也脫帽答禮。張全笑道。這門口不好說話。並且冷得緊。我們快上樓去罷。說着四人一同上樓。張全揀了個僻靜的座位。周正勳邀黃文漢共吃。黃文漢因想打聽那女子的來歷。一吹一放

春水千瀾底事。偏要你來打聽。便不虛讓。同進房。望那女子行了個禮。那女子看了黃文漢一看。連忙還禮。黃文漢笑問周正勳道。這位可是尊夫人。周正勳笑了一笑道。就算是這麼回事罷。夫人不夫人的話。却是沒有定。原來是臨時的夫人。黃文漢聽了笑道。然則教我怎麼稱呼哩。張全道。他名字叫榮子。你就稱他榮子小姐罷。黃文漢便點頭用日本話笑向榮子道。今日無意中得拜見榮子小姐。實在榮幸得很。榮子抬了抬身謙遜道。先生言重了。不敢當。還沒有請教先生貴姓。黃文漢拿出名片來。送到榮子面前。周正勳也走過來看笑道。原來黃文漢就是先生。時常聽見張君說。仰

第七十四章 咬指頭蘇仲武自殺 厚臉皮周正勳報仇

十四

慕得很。今日無意中遇了。我才真是不勝榮幸之至呢。三人都客套了幾句。四人圍着桌子坐下來。黃文漢道：榮子小姐吃得來中國料理嗎？榮子笑道：吃慣了，也很能。吃初吃的時候，是覺着有些不合口的地方。於今吃了多次。比日本料理實是強多了。倒時常想，吃之。大約是和周正勳對了胃口。黃文漢見榮子說話別有一種神情，揣摩不出他是種甚麼人家的女子。若說是大家的小姐罷，周正勳一個中學生，還是個開過缺的學生呢？怎能和他往來？並且這樣下雪的天氣，也難得他肯出來和人人上館子。小家女子又實在沒有這種風味。難道也和圓子一樣，式微之後，嗎？當下也不便盤問。獨自一個人納悶。周正勳送紙筆到黃文漢跟前，教黃文漢點菜。黃文漢忙起身讓榮子點。榮子笑道：我祇知道吃菜名目，却一個也不知道。黃先生不用客氣，隨意點幾樣，我都能吃的。張全也笑說道：老黃你祇管點罷。他點菜是不會的。黃文漢便點了幾樣。周正勳張全都點了。交下女拿去。須臾酒菜上來。四人都開懷暢飲。所談的都是些不相干的話，也不去記他。吃喝已畢。周正勳會了賬。黃文漢向他道擾。悄悄拉着張全到外面。問榮子的來歷。張全道：這人的來歷，很長。一時間也說不完。幾時有工夫仔細說給你聽罷。黃文漢便不做聲。與周正勳榮子作辭歸家不提。周正勳扶榮子上馬車。張全也跟着上去。馬車行到牛込表町。在一家有鐵欄杆的門首停了。榮子下車。與周正勳握手。叮嚀後會。折身進鐵欄杆門裏去了。著書的人寫到這裏，看書的人大約沒有不知道這榮子就是鳥居正一子爵的小姐了。祇是周正勳不是爲這小姐會鬧過很大風潮的嗎？爲甚麼到於今又合攏起來了呢？這其間有許多的原故。周正勳也算是入了活地獄，下了死工夫。全仗著嘴大臉厚才能够有今日的成績。慢慢地寫了出來，也是一樁風流趣事。並且是留東外史中不可遺漏的一樁事。前回第三十一章